#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四十六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六

趙倫之　到彥之闕　王懿　張邵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

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禄大夫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禄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為竟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為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後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胄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兖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隷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二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為護軍將軍復為丹陽尹在

郡嚴酷吏人若之或至委叛被録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興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宫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宫而怒肆詈搏擊引絶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為二千石仲

德少沈審有意畧通陰陽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携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

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並以字稱廞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畧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

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尅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尅及盧循寇逼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並欲遷都

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往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為前鋒諸軍事冠

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
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
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
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
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
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
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為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
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

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彦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兖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為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彦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彊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

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並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兖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為家僮所殺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内史王

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
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桓玄
篡位父歆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武帝
討玄邵白歆表獻誠款帝大說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
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歆為吳郡太守王謐為揚州召邵
為主簿劉毅為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
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
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逼京師

使卲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卲卲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卲悉心政事精力絶人及誅劉藩卲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舟船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非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卲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補卲錄事參軍轉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卲請見曰人生危脆必

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為變將發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以觀其意既而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恇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啟還

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以世子鎮荊州
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
文帝為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
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
州以邵為刺史將署府邵以為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
置署妨人乖為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
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雝州
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為之危

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讐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瞻丹淅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因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絶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雝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

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
葦蓆為轜車諸子從焉子敷演鏡有名於世敷字景脩
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
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録之每至
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韻端雅
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
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
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

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

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
盡詳緩之致與人别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
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黄門侍郎始興王濬
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
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
止之敷益更感慟絶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
甚自是不復往來期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
侍中改其所居為孝張里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

有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為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微邵兄偉之子也偉少有操行為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甖付偉令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蟇可療牧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由是

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議之暢曰若

歷城鬱州可至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闗扃嚴密不獲走耳若一揺動則潰然奔散雖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術而即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乃止魏主既至登城南亞父塜於戲馬臺立氊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駞明日魏

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駞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

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中閒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黄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

中嘏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
問覲我儀貌察我為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
久為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
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
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在
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
又曰知更須黄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
乏絶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為著屩君且

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以為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棊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甚為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黄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

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絶遂不得前義宣將為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回請殺以狥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

玄謨乗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茍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為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

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召拜為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為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為光禄勲與晉安王

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彦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為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

宋書卷四十六

宋書卷四十六考證

王懿傳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允諸本誤元今從南史改正

張邵傳惟邵情意彌謹○意南史作禮

自是不復往來期年而卒○來南本作未屬下句臣承蒼按張敷居喪決無與人往來之事專用一往字乃指敷伯父茂度往數所而言未期年所以傷其卒之速也作未字為是

張暢附傳暢字少微○臣照按張暢自有傳在五十九卷內不應重見於其兄傳後蓋八書殘缺後人以南北史補者多故每不成史法也

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鏡諸本皆作敬前張邵傳亦誤云子敷演敬有名於世今依南史改正

不忍彼此不盡○不忍南史作不恚

隊主張崇救之得免○臣承蒼按南史作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張世即張興世本单名世太宗益為興世其

後興世卒張暢子融為負土成墳事見齊書張融傳此當云張世救之得免蓋後人不察張興世之可書張世而誤以營救之營為人名遂改為張榮耳

臣穆等按高氏小史○臣承蒼按此下七十五字乃後人所增入穆是史官之名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作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為一百二十卷宋史言鄭穆字閎中在館閣三十年嘗編校集賢院書籍當即其人其言此卷非沈約書誠然不特帝稱帝號魏

稱魏主與約書體例不合張邵傳首云會稽太守裕之弟也裕乃武帝諱不宜直犯張暢自有傳今重附於張邵傳後尤失點檢

宋書卷四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四十七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七

劉懷肅　孟懷玉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又為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棄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

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為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洲進擊破之賴川太守劉統平除髙平太守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偽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胄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子月神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

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横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肅頟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僞輔國將軍符嗣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江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為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

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户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為寇懷肅率步騎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為亂自請出討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内史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末為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徇前廢帝景和中為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

敬澀訥無才能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
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
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
太守尚書金紫光禄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
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
所演之上表曰宰邑輔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
以利民著績故王奐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
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

姓稱詠訟訴希蕑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鍚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賊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

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曾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皋蘭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苻弘祖啖元等固守皋蘭鎮北將軍苻德義於外為游軍難當子撫軍大將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皋蘭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助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脩城難當遣建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

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奔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偽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二息虎先戍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於建康市泰州刺史胡崇之西鎮百頃行至濁水為索虜所邀擊敗沒以真道為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詔曰往年氐豎楊難當造為叛亂俛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

軍呂訓衛倉儲以俟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洛陽苻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偽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並事著屯險感於予懷宜蒙旌叙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員外散騎侍郎訓駙馬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宜並內徙可符雒梁二州厚加贍卹呂訓畧氏人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

誠力即戎著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於懷可贈給事中賜錢千萬道濟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眞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東人為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歷頼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右光祿大夫父綽義旗後為給事中光祿勲追贈金紫光祿大

夫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為建武司馬豫義
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户高
祖鎮京口以懷玉為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
為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内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
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
連戰有功為中軍諮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鋭
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
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

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户後
為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
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頼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
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
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
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
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於官時年三十
一追贈平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别封陽豐男

子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巳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絶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早為高祖所知旣克京城以龍符為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

符為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為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矟接戰每一合輙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為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

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
冠三軍於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
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起奔逌依險鳥聚大軍因
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
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户無子弟仙客以子
徽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辠奪爵徙廣州以徽生弟彦
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
聽還本徽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儋負

數人入隸羽林為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狠籍遂見殺詔書追贈頴川郡太守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征虜將軍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

忠臣起家為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
軍事隆安三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
為名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
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
此舉使牢之為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
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
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
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

以明逆順汝以為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恊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為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年孫恩為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畽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

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為援賊恩於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婬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為征討大

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過公坐而已桓玄既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為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

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遺敬宣為任玄板為其府諮

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為征東將軍

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明旦值今日大

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

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

謂已為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

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為質

求救於姚興興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

至彭城聞收聚義故走遣孫無終討兾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破之不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鮮卑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并要鮮卑大帥免逵謀滅德推休之為主尅日垂發時劉軌為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為不然遂告軌

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為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桓歆率氐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練固而還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讐耻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僶俛即日所

忝已為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弟位任尚畢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宣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缺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即振復其年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苻宏寇廬陵敬宣並討破之初劉毅之少也為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

禍耳毅聞之深以為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昧令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為員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為過優尋知復為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高祖數引與將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襄城太守

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户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嗣豐民無饑苦刼盜之患亦為弭息比誠澌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為不爾也古人有言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搗成都徑擒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令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衂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況今沂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為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項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讐不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

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郡如故既入陜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黄虎去成都五百里偽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

者大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璩一門諸喪其妻女文處茂毋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歸為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五年高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敬宣并領其衆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京師敬宣分領鮮卑虎班突騎置陣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遷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

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從高祖南討轉左衞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初敬宣回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為戮已當入朝以廷

議決之毅雖止猶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為荆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為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

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者晉宗室之賤屬也為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為青州刺史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戶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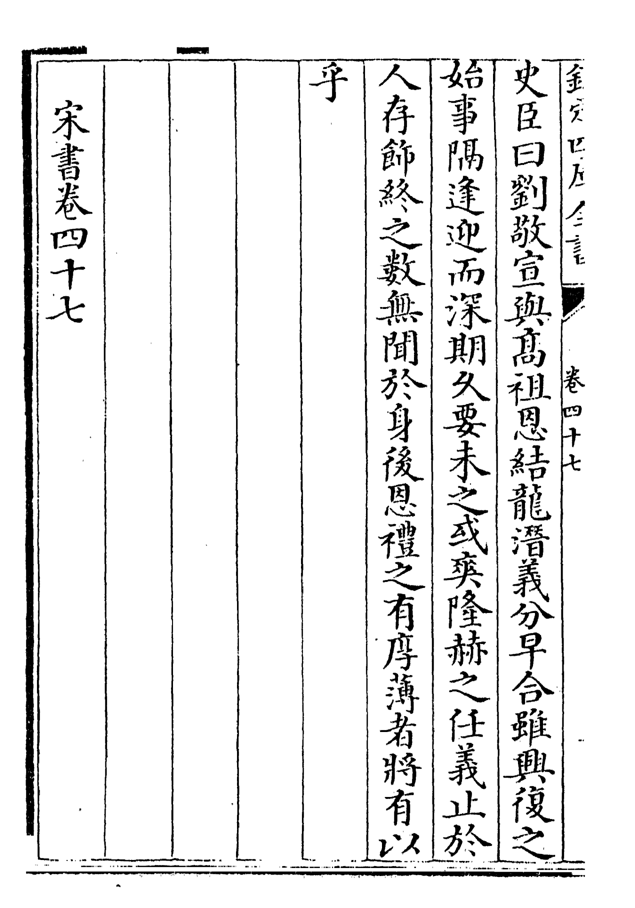
遂廵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屩於坐中墜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祇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第二弟也少為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復為王誕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至羅落橋馮之

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領兵配祇京邑既平參鎮軍事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定道規遣祇征湞污亡命桓道兒張靖苻嗣等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又為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苻宏於湘東武陵內史庾悅疾病道規以祇代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户五年入為中書侍郎盧循逼京邑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祇率所領步道援江

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肱乃入祇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祇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衛將軍十二年高

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涂（涂或作滁）中泰郡太守劉基求救分軍掩討即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王要總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為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謚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子祗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隅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宋書卷四十七

宋書卷四十七考證

劉敬宣傳遺敬宣為任○遺當作遣

遣孫無終討冀州刺史劉軌○無終諸本皆作無絡今改正孫無終嘗為輔國將軍征孫恩有功者也

檀祇傳賊射之傷敗乃入○傷敗南史作傷股

宋書卷四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四十八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八

朱齡石（齡石弟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憲為梁國內史斌為汝南內史大司馬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

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
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
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
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
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
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
翦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
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為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

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初為殿中將軍常追隨桓脩兄弟為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加寧遠將軍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為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係祖親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

心知其居北塗徑乃要條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條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高祖又召為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為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為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矟過淮擊之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為寧遠將軍寧蠻護軍

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為元帥以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陊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

制敵之竒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黄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就先攻其南齡石

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鋭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别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偽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

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瑶縛送之斬於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為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齡石平

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雇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

剪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州巴西梓潼宕

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

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為太尉諮議參軍加冠

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

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

彭城以齡石為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

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

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虜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善騎乗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為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

為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為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遷車騎參軍事尚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軍出大簿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婿也

遣弟黄門郎鸞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虜所殺畧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

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别齎大鎚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藩劉榮祖等追之復為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

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没為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頗讀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為寧遠參軍桓玄克荆州仍為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為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至京師高祖以為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旬月遷右

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有蜀土高祖欲引為外助故頻加策爵及父瑾為譙縱所殺高祖表為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為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

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讐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竪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已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

投袂之會屢愆臣雖効死寇庭而理絶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寃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國尠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今臣庸蹐在昔未嘗宵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懐耻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虚請

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纒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黄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口累並得俱還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為輔國將軍尋加宣城内史戍姑孰為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僮

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為衛軍司馬輔國將軍
南郡太守脩之雖為毅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
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並力
戰高祖宥之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
之至蜀必多所誅殘士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
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為右衛將軍脩之不信
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
並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為諮議參軍冠軍將軍

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即本號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脩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計直二千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時人並以為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為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為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岅岅甚高峻右

衛軍人叛走巳上岅嘗為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頟因隧岅遂為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為索虜托跋燾所獲脩之并没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為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為羊羮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為絶味獻之於燾燾大喜以脩之為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為尚書光禄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没虜亦為燾所寵脩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為誰朱脩之答云殷

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韝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訊訪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為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反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邊并教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為虜所侵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悉屬靈州弘之高祖晉司徒祇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為本州主簿舉秀才不行桓玄將篡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刺史馮該該

走弘之時在江陵與仄兄子彬謀殺荆州刺史桓石康以荆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罪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為參軍寧遠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荆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韶為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並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為建威將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

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偽上洛太守闕脱奔走進據藍田招懐戎晉晉人龎斌之戴養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弘馳道内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内及下馬柄孔猶存進為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馬寧朔將軍畧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偽太子赫連

瓌率衆三萬襲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大破之殺傷甚衆瓌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人渡破瓌獲賊三百掠七千餘口又義真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身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

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絶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岨遠屈彊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温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衂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

可以變國情愜民志撫歸運而僭竊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算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為不幸矣

宋書卷四十八

宋書卷四十八考證

朱齡石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內一本作肉臣承蒼按肉薄二字漢書屢見之謂以身迫近其營而攻之也應從之

宋書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四十九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九

孫處　蒯恩　劉鍾　虞丘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少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為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固之役先登有功盧循

之難於石頭扞柵戍越城査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無所歸投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為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循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

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拒戰二十餘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得走向交州義熙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晉康時年五十三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戸九年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孫季高嶺南之勲已蒙褒贈臣更思惟盧循稔惡一紀據有全域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為虞縣師遠討方勤廟算而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遄至遂奄定

南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迸曾不旬月妖凶殲殄蕩滌之功實庸為大往年所贈猶為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即其本號庶令忠勳不湮勞臣增厲重贈交州刺史將軍如故子宗世卒子欽公嗣欽公卒子彥祖嗣齊受禪國除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差為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即給器仗

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為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左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將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義熙二年賊張堅據應城反恩擊破之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於查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陵循既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驤將軍蘭陵太

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鎮惡傳以本官為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昃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為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

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羌恩與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嶮凡百餘戰身被重創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為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為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

子開府又為從事中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泥為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為虜所執死於虜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除

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固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四年高祖伐孫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有戰功為劉牢之鎮北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

辭艱劇專心盡力甚見愛信義旗將建高祖版鍾爲郡
主簿明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
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恒在左右連
戰皆捷明日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
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止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
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
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故營遣鍾宿據
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

魏詠之討之歆即奔迸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謐劉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鍾率軍討平之從征廣固孟龍符陷没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川太守盧循逼京邑徐赤軍違處分敗於南岸鍾率麾下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别帥范

崇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率左右艦攻戸賊遽閉戸距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劉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由外水至於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偽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鍾於時脚疾不能行

齡石乃諮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情恇撓必不久安且欲養鋭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揵事然決機兩陳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兇懼盡鋭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并來力距我

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為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譙詵逕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中太尉參軍事龍驤將軍高陽内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治亭羣盜數百夜襲鍾壘距擊破之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鎮遏降號建威將軍平蜀功應封四百戶男以先有封爵減戶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

尋復本號龍驤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荆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麗乘具高祖悉以賜鍾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將軍如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三子敬義嗣敬義官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子高昌男敬順卒子國須嗣國須卒無子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剡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

日無日不戰身被數創至餘姚呵浦破賊張驃退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蒲濤口與孫恩水戰又被重創追恩至鬱州又至石鹿頭還海鹽大柱頻戰有功元興元年又從高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日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松穴破賊追至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內史義熙二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

祖諸葛長民等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獻討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將軍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嶠循遣將英糾為上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為鄱陽太守據郡進從餘干步道趣鄱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領文武二年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

男食邑五百戶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為高祖第四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遷太子右衛率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戶子耕嗣耕卒子襲祖嗣襲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夫出於皁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

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
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宋書卷四十九

宋書卷四十九考證

孫處傳循父擬○南史盧循之父名蝦與此異

盧循稔惡一紀據有全域○域一本作城

虞丘進傳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臺下當有建字

史臣論此諸將並起自豎夫出於皂隸芻牧之下○臣承蒼按皂隸芻牧之語專為蒯恩而發可也劉鍾彭城望族虞丘進未從高祖征孫恩時已封關內侯安得概以豎夫目之約之持論可謂疎矣

宋書卷四十九考證